

淮南鴻烈解

四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5
4



此篇大段以
弱為強以柔
為剛以晦為
明不歸乎外
而求之內不
以勝入而能
反包以淵黑
為道而天下
服之為應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

漢河東高誘注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太清

元氣之清者也又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

吾知道無為有形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

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

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

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

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無始未始有之氣也鄉者吾

淮南鴻烈解 卷第十二

柏屋考藏

卷十二

F0125-(4)

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日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

此而天下
其言以
而天下
此言以

以前是二
後應其
証以老
終篇皆
剛柔強
明等意

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孫太子建子勝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讐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澗菑澗水名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澗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言者不以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

莊子內篇齊物論

直惠川

二

此是一証全
要收飲源藏
之意

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
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
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已成而
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
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
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
呼邪許虎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
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
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
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

此見法術不
必用

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
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
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
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
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
者材也材不及材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
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末之由生之本也白公勝得
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貪其材積七日石乙
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

即和光忍辱之意能忍故能勝人

能予人不若焚之母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
 葉公入葉公楚太夫子高自乃發大府之貨以予
 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
 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
 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齋也何
 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
 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
 子爲後董闕子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闕子趙王入臣
 無卹襄子之名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
 能忍耻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

道不可以外

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
 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
 子䟽隊而擊之䟽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䟽隊卒擊之大敗知伯
 破其首以爲飲器飲溺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
 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
 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
 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意乎若新
 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雙夷雙夷熟視
 貌不三言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
 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

淮南子卷之二十一

持盈故能勝

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而三日而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減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王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引

也古者懸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警察效咳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

淮南子卷之四 道惠州上

國難所

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
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
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主得無
意邪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宋主曰此寡人所
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
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主萬乘之
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
墨也遠矣宋主無以應惠孟出宋主謂左右曰辯
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

已無為而無
乎不為道也

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謂禹稷契伯夷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武王之佐
五人謂周公召公大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
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賢也故人
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
有獸其名曰麀鼠前而荒後鼠前足短荒後足長故謂之麀趨則
頓走則顛常為蜚蜚顛取甘草以與之蜚
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能乘虛而足長後足短故麀有患害蜚蜚驢必負
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下故老子曰夫代大匠
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主術嗣君應

淮南子卷之四
道惠則

經此一節
當為可繼之
意

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
舉羊鈞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
昭文君周衰分爲西東各自立其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
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
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太
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曾國之法魯人爲人妾
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贖魯人於諸
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
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
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

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
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
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
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
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
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
僑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
之所以自到於于遂也越伐吳夫差到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于齊桓公困窮無
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任載以商於齊暮宿

莊白鳥以丹
道卷則二

此思入之道
有國家者所
當也

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
盛燭炬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
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
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
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
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
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
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
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
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且人固難

谷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
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德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
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
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
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
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
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
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山其大王亶父可謂
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

淮南子卷之八

道原言

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一作寄

中山公子牟 中山鮮虞之國 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 江海之上言志在於已身心之魏闕也言內守之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 重生之性也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 言不勝則已神無怨也 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子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自大王至此皆反道于身意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知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未

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其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 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 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

道在于精不在于粗

曰他有說臣誠以臣之斷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也大徐則甘而不固其緩也不其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

書亦粗也

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請置酒也莊王許諾子佩䟽揖北面立於殿下䟽徒跌也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

庶幾知自保之道

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

方皇水名也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

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

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祖而捕魚設簿以規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

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

之屬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

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壁焉重耳受其餒而反

其壁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

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正則直越王勾踐與吳

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

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

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于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

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

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

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

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之

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

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

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七治而後攻之中牟

柔制剛弱
能制強明明
諒也

此段議論大
都斷輪若相
似

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
與之爭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
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
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滅其相不
可入乍出也若
亡髮鬣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
及也弭
轍引迹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
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僭纏采薪者九方堙也九方堙
人姓名也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
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
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

於道也亦然
故知之難行
之益難

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
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
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
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
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
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
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
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
亡在魏者也王不
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入也
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

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吳起為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吳起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

夫子也差須猶少待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刑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禍已成於衆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王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公懼召子

吳起之孫宋
景之福也可
知矣應可知
矣

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榮惑在心何也子韋曰榮惑
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
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
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
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
必死矣為入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
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
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二賞君今夕星必徙三
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

即前取人不
實倫意

君人之言二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
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
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東三徙
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
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
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
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
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
一汜汜水也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
世不逆有使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

淮南子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七

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軍踰越勝之也宣

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此附庸

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實此君之德

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

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

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

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

文公令去之軍吏以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

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

即前能處
持之意

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

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温賜文公温相連皆叛

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

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

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

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

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

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

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

一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孤丘丈人謂

愈進愈深

唯其誰下故
能自保

道以久而後
用

孫叔敖曰大人老而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司馬捶鈞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鈞芒捶銀鈞擊也鈞鈞鈞也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鈞於物無視也非鈞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恃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

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砥礪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曰行干里雞玄玉百工玄玉為工也太貝百朋五貝為朋也玄豹黃熊青犴犴胡地野犬犴音岸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

淮南鴻烈解 道應訓上卷

文王能保身
于無道之時
在聖人自無
死地非老氏
之說也

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
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鍾鼓
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
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
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
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
之行尹佚史佚也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
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
王入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
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

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
沙霸天下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
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
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
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吝者智
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
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
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
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
技齎一卒齎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

淮南子

道學

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
 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
 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郟楚賢良大夫皆盡其
 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
 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
 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
 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
 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白又復往取其簪
 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
 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

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
 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
 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棄智入於無為也仲尼曰可矣猶未
 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
 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
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
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
 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也先丘請
 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
 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

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二千里
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
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
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
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
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
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宿之三帥
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
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
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

先軫晉大夫也
襄公晉文公子

秦穆始不知
道終而能悔
悟故見稱于
書

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
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
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
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
臨以說於眾也說解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
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
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且
曰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
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
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

道不可使人
穎

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經乎太陰入

乎玄闕太陰地名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

士焉深自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水名豐上而殺下軒

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逡逃乎

碑慢然止舞也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

梨楚人謂僭為倦龜殼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昔

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

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

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奮拳然而

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

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

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窳與也言我所游不可為

所行比之則如窳與若我南游乎岡良浪之野北息乎

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

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屬此其外猶

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子天之際其餘一舉而

千萬里千萬里汰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今子游

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

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

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

所見不肖而道因之得失

桎得為桎治也治楚人謂恨不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
猶黃鵠與蟻蟲也蟻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入土為尺
而自以為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
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
水上狀似蚕蛾一名螻蛄不知春秋螻蛄此言
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賈父三年賈也而巫
馬期問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
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
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
也祖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

所尚亦有不

罔兩光耀之說本莊子寓言劉淮南又引以証莊老之言正如夢中說夢

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
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
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
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曰昭昭者神明
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
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出之本受
也謝扶桑受日且澤出之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
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
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

淮南子卷之

道法篇

三

道者在形影之外故知之貴其外而入其內

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於無形何以能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父復讐起兵因思慮之罷朝而立倒杖策策馬拄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鏃倒杖策故鏃貫願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也

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理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上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脩門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鍾閉鍾格也上之鍾所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浮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

淮南子卷之八 道法訓 三

周秦之修短
其知有遠近
大小秋

此亦寓言也
求道者亦若
此類者不得
者

淮南子卷之八

道原篇

三

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謔而樂之諸侯執
幣相朝二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門鍵
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
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中夜
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術明白往朝師望之謂之曰
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
駕尹需反走北向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
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
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二去令尹無憂
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主而不肯許由讓天

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
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荊有
飲次非得寶劍於干寒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
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蛟
屬也魚滿一千五百斤蛟未為之王也飲非謂樵船者曰樵嘗有
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
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
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
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
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

淮南子卷之八

道原篇

三

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從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斲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

執而不通
意不能知道

申轅也。申東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二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不掩猶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筌子臯飛而維繩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澧喻飛臯從下繩維之而欲翺翔則不可也。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錘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

明察炫于外
道所不貴安
子得之

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 韓魏趙
范中行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
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
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
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
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也動震晏子
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
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
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句
星守房心則地動
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

忠孝之名亦
不得已而有
乏道則無事
于此而相忘
其忠孝耳

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
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
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
而不剝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
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子豫讓事知伯而死
其難故文侯思以
為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
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猶
罰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
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
讓
相其君而君見殺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醕盡
亦何知不足貴也曰
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

淮南子卷之九
道原篇
三

此其本也

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坐右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揖而損之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

帝王之道恐不知此

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猶禽恐不能殺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待之則塞民於兌兌耳自其兌是也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替茂而戴之木替被髮也水鷺鳥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

淮南子列解

道應記十三卷

二十五

葬父喪以亶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
 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
 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
 以無名之樸也

此論訓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一故曰汜論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

漢河東高誘注

汜論訓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一故曰汜論

古者有整謀而總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

上古如此若
 民風不改聖
 人何事於許
 多制度

著堊整帽言未知制冠也總領皮衣屈而紘之如今胡家章襲反褶以為領一說整放髮也總繞頸而化皆無餘也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予而不奪予予民

奪無所徵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也當

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虐生無天折也

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也豈

必褰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褰衣謂方輿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

此後世之尚

帶大帶句襟今之曲領褰衣也夏委貌章甫冠名

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室

日則不勝暑熱蠶室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

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椽也

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

曰伯余綵恬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

也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

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廬而耨利也耜重屬廬

耨耨除木鉤而樵抱甌而汲鉤鑣也樵薪蒸甌武

日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鋤斧柯而樵

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不

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窬木方版

以為舟航俞空也方並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

運所無乃為鞞鞞而超千里肩負僂航之勤也

鞞鞞鞞鞞而作為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

遠而不勞為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

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

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

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

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聖人因時立制而民受之何必泥上古之論此意

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

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

王非制也作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禮三十而娶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

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

亦立於巳合未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

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

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

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

而娶十五生子重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

國嗣也故不從制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

歛於戶內大斂於阼階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殯於

賓位祖於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主人位未忍以

遠之道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共

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此禮之不同者也有

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夏后氏聖即周夏后氏

棺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聖周殷人用槨用槨為槨厚

也制周人牆置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

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夏后氏祭於閭

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閭

於室中中殷人祭於陽堂上曰平周人祭於日出

夜祭之也殷人祭於陽且祭也周人祭於日出

以朝於日出時祭於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太章舜

九韶禹太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

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

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

此即三代不
同禮五帝不
沿襲之意

禮記卷之六

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

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樂年獲約

之所周者也樂方也獲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

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父所命養已者也

之女母禮為總麻三月昭公獨練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太

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阜陶之後

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先

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

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

能作禮樂不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

此其論之太指

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

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

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

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定多也循隨百

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

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

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

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

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

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

不襲禮常而交通之此所謂道也

佳商鳴列辨

已論川十三

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知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

言也聖人言微妙凡人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常道深隱幽冥不可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

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事無由已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

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洞洞

屬屬婉順貌而將不能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

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

籍圖籍也政治平夷狄之亂誅管蔡罪負扈而

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

懾服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

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請

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

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

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

寵位行其所好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

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

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

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鍾聲

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

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

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基耳非所以為治治在其

此以聖人
身而三變况
於治天下時
移勢改其可
執乎

事即道之所
行道有定理
事无定用

不必其常但求其當則事无不合道矣

此論古今民風原不相同故法不可不

古今之不同

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

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才而時省其用

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

可也唯仁義不可言人不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

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祥

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麗氣堅緻也商樸不為

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

無鏹銜際策鏹而御駙馬也鏹銜口中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具也鏹揣頭箴也

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也

也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其政當仁義民無犯法

日無利言而夏后氏不負言信也殷人誓以言詰要周

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

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

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

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

弓劍而已矣槽曹柔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示無擊無鐵力也

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幘以守隆高也衝所

突壞之渠漸也一日渠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車

右為機開發之日銷車弩通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

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鬪

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鬪

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鬪

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鬪

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鬪

在古聖人尚
不執

因時變而推
後非識道不
能

撥之不能
適治

獲一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
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
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
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于威而服
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于威而然然而征伐者不能
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
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
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
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
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

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
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
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太人作而弟子循循
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
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
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
方柄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
墨者稱三代之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
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
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

天道与时变化
圣人亦然
乃所谓道

陰陽因嚴利
害皆不可執

此批於柔者

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晞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且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後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也。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鳴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絕祀陳氏代之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制。制狗之驚。以殺子陽。

此批於柔者

淮南子卷之三十一
已論則三十一

此執於謂者
皆致和而不
能治

此又見劉宗
並用尚有至
於中而得其
道非徒循外
矯拂而為之
也

中無主者亦
然
此中有主者

互相非異孰
能適從誰得
其處耳

淮南子卷之解

言言一

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此剛猛之所致也。今
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不知道者，見柔儒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
則矜為柔儒。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外乖也定譬猶不知音者
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清之則焦而
不謳，焦悴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侯
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
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
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
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

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故魏兩用

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潘

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潘王田常之後代曰

借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潘王無道春秋之後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無術以

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

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夫弦

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

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

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二老五吏是以

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肖貌，是以右鬼右

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全性保真，不以物

淮南子卷之解

言言一

九

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

下弗為不以物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

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舟穴太蒙反踵空

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

舟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

踵固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

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方

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北者也君

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

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論諸華也彼遠論八

非而廢也於諸華所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

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

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

音故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告寡人以

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語寡人以憂者

擊磬磬石也聲急憂有獄訟者搖鞀鞀亦訟

小鞀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

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

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

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

象之翁仲發適戍入芻稟戍守長城也入芻頭會

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

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

淮南子卷之八

言言

此又非禹之時矣

如令之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壘西之縣漢陽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遠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郡桂林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伏郡廣昌東五既門是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劉季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於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于人為萬人為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代一生

又一變矣

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言文王受命之業武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王誅無道之力冠天子之遺教於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日委貌冠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楛戚斧也春秋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舞者所執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

又一變矣此于本朝之舉為獨詳

唯見之不廣大故文武各執一

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
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也
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
 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
 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向則可以以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
見四方也
 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
 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
 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
 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
 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

唯在得道不
 在大小

聖人之先見
 如此非常人
 之見也

若據常人之
 見則二何能
 而知之

萌焉風氣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
萌見也
 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二年
 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暮
 年而紂乃亡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
 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
王誅紂以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
甲子於
 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
 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
 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
 晉之地擒潁王以太齊亡為淖齒所殺也田單以卽墨有

至此盡露前
意存亡亦不
有執大小而
論

反復辯論終
上意耳

存亡在道之
得失發越尺
矣

周公唯求之
於道不恃其
險

淮南子卷之九

功

十一

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故國

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

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

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

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故亂

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

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

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臺

作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

里二君處疆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

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二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

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

之于人言不慎行已之德而乃天下非一湯武也

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

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

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

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剋殷欲築宮

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

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

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

淮南子卷之九

功

十一

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

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吝也上言者常

也為君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也

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

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

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溺死也直而證之信而溺死

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二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

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故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

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

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饗牛羊曰犒賓

者指猶也秦師日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

無繼不知如還遂還師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

為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

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救恭王衰讀維微讀救

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也黃衰微舉足蹙其體

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禮

謂舉足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

信為過而誕為功道何可泥也唯尚於事而已下亦此意

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迴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也出溺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日拯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况父母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之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

聖人知道之權故能適洽

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
 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象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適醉以擒其

身乾干鵠知來而不知往憂喜之徵則鳴知歲多

風多巢於木枝此修短之分也昔者長弘周室之

執數者也長弘周景王之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

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

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劉氏與晉

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嬴囊也蓋步蓋也蘇秦

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

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豈亂之世脩行仁太

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

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種佐句踐報

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長弘知天道而不知人

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

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身謀也聖人則不然

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

不罪內之尋常而不寒不罪在大能大也小能小不

也寒急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疆弱相乘力征

又反言執帶之不可

諸人有所知
有所不知故
故禍亂聖人
无所不知故
有成治而無
敗亂

又反言執帶
之不可

又歸結至人之道如此

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乘加也攘
風不離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而乃
始服屬吏之貌謹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
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
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
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
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
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
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
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

其大不
當其小

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
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
留意也諷納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
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
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桓公以功滅
醜立九合一匡之功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
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
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
鑿也鑿穿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
上本非丘壘之處有冢之猶多以水激與波高下
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於少也

三國志

己亥月

上

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

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列頸日冬死者衆也薜麥夏死人曰夏生者多也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

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

敗耻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尺造桓公之冑

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

復汶陽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

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

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

布衣之士不以爲益友也人君不以爲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

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

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

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太譽無

疵其小故夫牛蹠之泔不能生鱸鮪鱸鮪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

容鵠卵房巢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

不有所短誠其太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

若其太畧非也雖有間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

聚梁父之太盜也梁父齊邑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

總出前意

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不魚亦長丈餘

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爲龍

而蜂房不

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

維南鴻烈解

已論列一

六

六

六

亦即前意

見小節之不足取

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也駟驕也也言魏國之大會也孟

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

齊人也及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

於婦人威服諸侯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

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

行不入滄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

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

而大畧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警行者不容

於衆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警毀人行自獨卑藏

缺者不為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踈踈距者舉遠疏長踈足自

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

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

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

有不慈之名天下不以舜有卑父之謗瞽叟降湯

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巢五伯有暴亂之謀

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

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

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求於一人則任以

人力任其力所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

也自脩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

反覆不過上意

桂百鳥八辨

已論州十三

七

瞻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瑷也

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類譬若絲之結類也

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

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

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以干湯卒

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為屠釣之困甯戚之商

歌其美有存焉者矣眾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淪

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

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眾也夫發于鼎俎之

間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解于累繼之中興于牛飲

合之下洗之以湯沐被弗之以燿灌火立之于本

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燿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

立令火所以被除不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

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

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

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

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於朝肆之列

多矣何可言求賢也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

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

貨象者眾人之所眩耀貨象似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

此以下又見人之難知惟聖人能知之若前所謂不可執也

必南河系解 言言一

狠者自用像。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仁。似於仁非真仁也。驚者類勇而非勇。驚者不知畏危難。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芴藿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劍工感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工也。良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砥碇。猗頓魯也。其情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申於劍而利。

聖人之知人如鏡

此言勢人之法

鈍識矣。薛齊邑燭庸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惡水而甘苦知矣。史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廩丘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不復利人。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刀鉤也。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

佳句鳥以母 已論川十三 五

又曰謂有知人之道

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人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孟談替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襄子口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

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圉圍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秦納已之賂秦與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膝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韋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

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
 以歸此用約而為得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
 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
 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箭十束為一束也百姓皆說乃矯
 箭為矢治箭之筭鑄金而為刃刃五寸也刀以伐劍矛戟矢也
 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
 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
 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
 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正少

上叙幾人又
 結出聖人之
 亦以小而納
 天也

官卯其名也魯之語人孔子
 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子產誅鄧析而鄭國
 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
 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
 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爭身無欲信仁而為不善貪欲無厭毀人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
 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
 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
 難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籥金難甲封亦所以為信也固閉藏也篡弑下謀上也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
 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

此天轉論人之善不在感
 於利害廣歸
 博喻未復歸
 於聖人之道
 治天下然使
 天下為善而
 不為惡有道
 存焉

淮南子卷之三

論語十三

三

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問吏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也遂成而後被要斬之

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撥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故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

唯聖不惑于嗜慾

人當以度量
儉約自處則
無害

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
其有弗棄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雷
溜水足以溢壺盞涓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
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
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
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孫
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伐非
兩岐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
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
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起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

和欲之奪人
性亦若此

常人之見每
聖人異

聖人之見不
能喻人故假
此以立威於
天下

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
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况無天地之怪物乎夫
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鷺加毛者為駒犢
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蠅蠅蠖
甚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火血為燐燐人
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露白則為燐山出鳴交陽陽
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燐遙望炯炯其然火也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
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語曰龍罔象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井生壻羊土
精也魯季子穿井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
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

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為之立禁機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太高者而彘為上牲木高祖也葬死人者喪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一日上十帝祖軒其肘也枕戶櫛蘭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太高而彘為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喪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綿

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饗之資用也相戲以刃太祖軒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也累恐也枕戶櫛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掄角者也離遭也離者必病也故託鬼神以伸誠之

聖人教人之意

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宮
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
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
機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
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
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
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履水而合不崇朝而雨天
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月至食時為終朝也赤地三年而不絕流
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
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

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

人所以重仁襲恩龍衣亦重故炎帝於火而死為電炎帝

神農以火德王天下禹勞天下而死為社社稷天下謂

也託祀於后土之神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稷周棄也羿除天下

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堯時之諱侯河伯溺後

入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竅窰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祀宗布祭

由為宗布謂出也一日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北楚有任俠

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

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

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

淮南子卷之七 已命則言 七

常不明利
害之反復亦
若此矣

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
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
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
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
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
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
如此豈不勃哉今夫戴者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
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加載者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
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免為走而竟
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逐

前及復廣釋
又總歸結治
與道在聖人
得之
前事種種說
出

人以天道至
則而萬物仰
帝王得之則
與同矣亦結
前意

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鳩目大而眦不若鼠蚶
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衆不若少者
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
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
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
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大廟懸冠解劍緩帶
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
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
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
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

天

淮南子卷之三

已論則下

天

乎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四

漢河東高誘注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徵事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元神

物者同出於一所為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

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

不通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謂及已之性故動而

為之一作謂生死而為之窮皆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

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

在萬物之中也積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

天下事物司
歸一理聖人
得其所御餘
非所尚也
者虛而無為
也中間反復
博喻咸不出

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
分於大一者也。聖人不為名尸也。主不為謀府不
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也。朕不
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
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
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
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
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
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為王子
慶忌死於劔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弑
僚慶忌勇健亡在闔閭畏之使要

離刺也 昇死於桃楮楮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昇
自是以來鬼畏桃也楮音捧

子路殖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
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
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疆來射鰕鰕鶴之
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
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
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人性之無
以為者不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
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
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

不正不可以為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
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
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
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
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
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
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
智為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在
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
成一焉德立則五無始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

數句論為治
之道最關本
體最切日用
有志于天下
國家者得是
說而存可幾
而理矣
二句亦是見
道之見

無所故得道則愚者有餘矣道則智者不足度水
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况託於
舟航之上乎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
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
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
者道之索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
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
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
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亡者中去載則虛虛則平平
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

柔弱自得之
說也末之出
老氏稟白

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多知為敗毋視毋
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
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
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
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
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
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已力同也柔勝出於已者其
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
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

正以柔勝者
也

此段議論亦
本聖人恭已
無為執簡御
頌之說來却
說得玄虛子
所以不可見
之實用

父處邪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
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
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
以天下為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
天無為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法厭持也治官
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聖章者
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
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
為已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
江有虛舟從下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

淮南子卷之四

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持舟楫者
歛遠岸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
為張也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遊於世孰能
謂近岸為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
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
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
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
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
而無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
至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

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
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
必來信已之不攘也攘却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
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
矜自伐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樂無
其功也為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
無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
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
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
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

有德者不若
示為之應

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
於不亂治不亂之道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
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判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
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動有為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
皆險也險言危難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
殺秦穆公勝西戎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栢莒楚昭王服
諸夏而吳敗之栢莒春秋作舉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
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
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備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
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

如淮南論禍
福之理最詳
而此又歸之
天理可謂不
執乎道然卒
以反見謀安
在其能言哉

聖人能及道
而天下莫知
是之謂神

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為善不避醜遵
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
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
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
為善則觀衆人之所觀也為不善則議觀則生實議則生
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脩身不
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
智見譽法脩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
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
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

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_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童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人童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聖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已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治

不能及道者與聖人相反

善子有為者皆有心有言者也故不能

不脩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邊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也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探籌捉也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已之鑑見其醜則善鑑也鏡也見人之好醜人能接物而不與已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已若鏡人公孫龍察於辭而貿名以公孫龍形而不有好憎也

然用巧不若自

湯武之王亦自然之遇也

非馬冰不寒炭不熱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以訟不俱熱為論故曰買也同子產蘓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謀之也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知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撓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

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來故無為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一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跡於為善而息名於為仁也外交而為援事大而為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久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厭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雖割國之錘以事人倍錘日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為

畫其在我而聽其在人即道所當然也

一者虛而無為也即前而聖人所能者

也

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數死而民弗離則為名者不伐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謂無為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何謂無為矣天無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

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瞻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負而辭助自負自恃也辭助不受他人之助也一人之力以圖強敵不救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為讐少取多

任者自任非
不任人也

勝心則不
能勝能執

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
之美木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
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
人止欲故勝其心衆人勝欲心欲之而君子行正
而以百姓為心也能勝止也而君子行正
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
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
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
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
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
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

交爭

三官三關謂
食視聽也

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

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
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為
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
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
身養性節寢處節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
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疢之與瘰疽之發
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
受一
牛之崑山之玉瑱崑山崑崙
也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汚也聖
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

聖人雖隱心
不勝欲然以
在其自然不
采其功而功
自成謂之無
為亦可也

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
之言不求而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
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寒謀
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
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
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
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
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
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
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

不用智加
而賢于智
力遠矣

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
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不能
使人無智力但能使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
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
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
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聵人無焉故老子
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
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
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聵人內藏不為
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失

聖人執其一
而天下自取
足于聖人猶
天地日月然

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更忘為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為質不以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鶻鷹一舉十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翮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行道之人指以期直已而足物已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不為足百姓不為百姓故生之也不為人贖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得者必多

怨喜予者必喜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為可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不故可以天下託也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布神勞於謀智遽

狂生不知道
之無為而
而為之者

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愁人福禍
皆生於已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
非旁人也持無所監所監者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
生非玄德故為狂生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
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
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
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
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無瑰異之行服不
視其所服衆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懼
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

非聖賢之立
彼自為一家
言也

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
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行所
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為哉
豈故者適時宜而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不
制禮非故為也得已而舞者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
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善博者不欲牟博者某不
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行由其理
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
也馳者不貪最先馳競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
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

淮南子卷之四

不二之弊若
此是故圣人
貴

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
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
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
鑽之不通雖有智慧鑽之彌有百技而無一道雖
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
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
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古琴五絃至周有上伊則
為七絃也南風愷樂之風
周公散牖如不收於前之牖前肩鍾鼓不解於縣以
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畝一守白晦之田一不
夫一婦守也不
違啓處違服啓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曰

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
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豕弗為也弗能無虧尸
能治狗事
不虧也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
弗能無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
不能御者不以為僕無害於為佐故位愈尊而身
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太絃
必緩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
有為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
則寧今與人下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
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一人相爭爭者各自以

淮南鴻烈解 全言訓十四卷 七

其言不知
之書

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
不爭也兩人相鬪一羸在側羸劣人也助一人則勝救
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
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
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道過則自非中則以
為候聞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訕有
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
負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孔執羔麋鹿
取其跪乳羣而不黨
止成文文謂威儀文來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藜菜成
行藜菜小皆瓶甌有堤堤瓶甌下安也量粟而舂數米而

簡者一也
地之道也

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
浣而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
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
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
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筮牀衽席
弗能安也衽柔弱也菰飯糲牛弗能甘也菰胡也琴瑟鳴
竿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其寢寧居安游樂
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
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
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

也。憫憂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放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縵日月度而無概於志。度隱也概灌也己自隱故雖賤如賈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謙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庶幾鄉於道也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問反生鬪。鬪所

唯能大餘其小者

爭滿不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僻樂之失刺酒有不召其臣臣怨而刺上者非也。禮之失責。禮無性不復有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名之者羽音微以著言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謂仁義智勇兼以聖人之言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溫以致大熱與大寒相遠也或熱焦沙或寒凝

全言別四

一本洞同渾池之理

此即不物而能物者也

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藟之先所從生出於藿與藟藟也樽之上玄樽樽酒器所尊者玄木俎之先生魚祭俎上肴也豆之先黍羹木豆謂之豆黍羹也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而祭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矣弗為衰其暑大熱鏗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之也可變於火聖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

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一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失時失其時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而待命之時去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不以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足以概志故兼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身以上從已生以前至於荒芒荒芒也故遠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消矣從已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消

曼長以數雜之壽雜匠也人生子後憂天下之亂也
 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龜吐故納新故壽三千
 歲千浮游不過二百浮游渠畧也生二百日死以浮游而為龜憂
 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
 身之治也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不能使福必來
 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禍之至也非其所求故
 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
 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
 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
 命者不憂萬乘之主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

神妙致一之理到此方結出本

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神貴於形也
 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
 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聰明雖用必反諸神
 雖用於內以守謂之太沖沖調
 明神安而身全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四

